

“太行天池—漳泽湖”主题征文作品选登

## 湖 镜

□ 褚温文

凌晨4时，雾尚未散去。我站在漳泽湖畔的苇丛间，等第一滴露水坠入湖面。远处山影如墨迹未干的卷轴，将太行山脉的褶皱勾勒成永恒的轮廓。湖水沉默着，如一面被文明遗忘的古镜，镜面浮着细碎的星光，也映着深不可测的湖底。

这是上党大地的眼睛。考古队在淤泥深处掘出商周青铜残片那天，湖底突然涌起一串气泡，缓缓浮上水面，破散时的声响，恍若三千年前的一声叹息。我俯身蹲下，指尖触碰到微凉的湖水，那些青铜残片上绿锈斑驳的纹样，竟与此刻苇茎上的霜花悄然重叠。就在这一瞬间，我忽然读懂了漳泽湖的秘密——它从不是静止的水，而是把时间碾碎成粼粼波光，喂养所有途经此处的灵魂。

①

渔人老赵的皮肤晒得如湖底的老木，他教我辨认波纹里藏着的往事。每次木桨划开水面，涟漪都会泛起不同年份的光谱：1958年红旗渠工地的号子，凝在银鱼脊背的闪光里；1983年暴雨中抢救堤坝的手掌，化作浅滩处暗绿色的苔痕。夕阳把湖面染成琥珀色时，他总会放下木桨，指着西岸那片芦苇荡，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看呐，那是1972年的秋天。”

那年迁徙的灰鹤群在此迷途，成千上万只鹤的羽翼掀起水雾，湿润了整个冬季。如今它们的后代仍循着祖先的航线归来，翅膀掠过水面时，会激起细密的涟漪，像刻在水上的楔形文字——这是候鸟与湖泊签订的古老契约。老赵往湖里撒了把鱼食，水花溅起又落下，他说：“每只鹤都是灵动的史官，用喙尖蘸着湖水，在天空写着我们读不懂的编年史。”

湿地保育站的年轻人带来了新仪器，声呐探头沉入水中，测绘着湖底的地形。某个坐标点传来连绵的蜂鸣，技术员小温皱着眉调试波段：“这声音太奇怪了，像是千千万万人在低声合唱。”我望着水面泛起的涟漪，突然想起泰戈尔在恒河畔写下的句子：“沉默的旋律，比所有乐器更接近永恒。”或许这湖水的脉动，本就是最古老的乐章。

②

地质学家在湖东岸的山坡上，发现了二叠纪的叠层石。这些二十亿年前的微生物化石，表面覆盖着一层新长出的水藻，古老与新生在此缠绕，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常坐在布满蜂窝状孔洞的岩层上，指尖抚过粗糙的石面，能清晰感受到两种时间尺度在皮肤下震颤——一种是岩层的缓慢生长，一种是风掠过湖面的转瞬即逝。

暴雨过后，石缝间会涌出淡红色的液体，像大地未愈合的伤口渗出血清。护林员老李蹲在石缝旁，用枯枝拨弄着泥土，给我讲起1942年的饥荒：“那时候粮食紧缺，村民就用湖泥混合橡子面烤‘观音土饼’，那些没被消化的矿物质，最后还是回归了这片土地。”他抚摸着身旁暴露出树根的崖壁，那里嵌着半枚生锈的子弹壳，是1945年日军撤退时留下的。如今啄木鸟常把它当作“金属果实”，喙与钢铁的撞击声，成了森林晨曲里最尖锐的休止符。

文物修复师在湖心岛发掘出唐代窑址，她坐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清洗瓷片，动作轻柔得像在呵护易碎的光阴。“你看这釉色，藏着火焰的温度。”她举起一片青瓷残片，阳光透过残片，映出里面细密的冰裂纹，“这些纹路每年会以0.002毫米的速度生长，就像文明在慢慢自愈。”暮色降临时，我们会一起拼接瓷片，残缺的缺口，恰好能嵌入湖面的倒影——残缺与水光相融，竟比完整的瓷器更具韵味，也更接近完美的本真。

③

盛夏的夜晚，湖岸常会出现“蓝眼泪”奇观，夜光藻在水中泛起幽蓝的光，吸引着无数摄影爱好者。但他们的镜头总是失焦，摄影师小苏把相机放在一旁，无奈地笑：“就像想捕捉风的形状，怎么都抓不住。”后来她索性把未曝光的底片浸入湖水，让湖水自行显影。暗房里，显影液中漂浮着水蚤的蜕壳——这些蜉蝣幼虫要经历二十次蜕皮，才能换来三日的飞翔时光，就像人类用一生，等待某个顿悟的瞬间。

冬至日的正午，阳光会垂直穿透湖心亭的藻井。建筑学家说，这是元代工匠设计的日光罗盘，斗拱间的阴影每年此刻都会拼出完整的八卦图。我们围在亭下静候，阳光慢慢移动，阴影渐渐聚拢。突然，一群白鹭闯入光影中，它们的投影落在青石板上，碎裂成甲骨文的笔画。我忽然明白，所谓永恒，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定格，而是无数个刹那的叠加与延续。

④

加强湿地保护后，那片滩涂上，苍耳与芡实长得茂密，编织出

更柔和的自然图景。偶有迷路的夜鹭落在观鸟屋的仿生屋顶上，把钢结构的曲线误认作芦苇茎秆，安心地梳理着羽毛。

我常在深夜和巡湖员老周对饮，他的不锈钢保温杯里泡着野生决明子，茶汤里显出一种介于铜绿与黛蓝之间的色调。“三十年前，我见过让人惊奇的场面。”他抿了一口茶，眼神望向远处的湖面，带着几分悠远，“那时月光在浪尖上跳舞，鱼群衔着水草向前游，整个湖都在发光。”我们碰杯时，陶瓷杯与金属杯的撞击声轻响，惊醒了岸边的睡莲，花瓣缓缓收拢，像一封未启封的信笺。

文旅局的年轻人制作了AR导览镜片，游客透过镜片，能看到虚拟的商队沿着古盐道行进，驼铃声从数字云端传来。但孩子们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更爱追逐真正的奇迹：蜻蜓羽化的瞬间，露珠在蛛网上的折射，还有自己瞳孔里闪烁的湖光——这些未被编码、藏在日常里的刹那美好，才是漳泽湖最珍贵的馈赠。

雾慢慢散了，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湖水突然泛起银鳞，成千上万尾鲦鱼同时转向，像一块被风翻动的绸缎。我终于明白，候鸟年复一年归来，不是因为这里的风景，而是因为漳泽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生存隐喻。它教会我们，如何在水与岸、记忆与遗忘、庇护与暴虐之间，找到那根颤动的平衡之弦。

苇叶上的露珠终于坠落，在触达水面的瞬间，我看到自己支离破碎的倒影重新聚合。这面有着二十亿年历史的湖镜，从未因时光流逝而褪色，依然固执地映照着所有短暂事物的永恒性——就像这片湖，就像这片土地上的文明，在岁月的流转中，始终生生不息。



冬日漳泽湖 本报记者 徐翔 摄

## 漳泽湖组诗

□ 张世德

## 把名字写在风里

我把名字写在风里  
风就还给我一个湖

万亩芦苇一起转身  
像替谁把旧自己翻过去

白天鹅飞过来  
把“白”这个字  
按进水面又弹回天上

二十四桥数到二十四  
就停住  
再数一步就是明年

花田三十万朵花  
没一朵记得自己原来叫什么

我蹲下来  
把耳朵贴在一块湿泥  
听见地心在练习慢

原来空  
是把所有颜色熬成一锅清水  
再还给眼睛

原来大  
是把所有声音熬成一声鸟叫  
再还给耳朵

我走时把鞋脱了  
让脚也认自由

回头一看  
湖还在原处  
替我把名字  
轻轻擦了

## 把答案交给水

我把城市留在身后  
像把钥匙留在锁孔  
漳泽湖不催，风只说：进来

万亩芦苇一低头  
水面就长出另一条路  
人走不进的软，鸟一下就飞透

二十四桥只是数到二十四  
就停  
数不完的是水自己

黑鹤的白不是颜色  
是飞过去以后  
留在眼里的空

白天鹅来了  
一百只，也只是一只的复制  
湖把重复叫做平静

我蹲下来，看自己的脸  
漂在菖蒲边上  
被一条鱼轻轻顶了一下

那一刻我懂  
能盛下天空的  
都是没装过自己的心

起身时不带一片芦花  
却把整个华北的湿  
掖进袖口

回到人群  
我仍说话，却像回声  
——水替我活了一遍

如果哪天你找不到我  
就来漳泽湖

我还在那里  
把答案交给水

